

# 从《韩晟昊传》看韩华离散者的身份认同

—— 以1948年后为中心 ——

[中] 梁楠\*

## 目录

- 一. 引言
- 二. “确认”——被他者承认的“欲望”
- 三. “否定”——离散者“永远”的疑问
- 四. “创造”——离散者的多元身份认同
- 五. 结语：“叶落知秋”

## 一. 引言

关于华侨移居韩半岛的始发时间，比较被学界认可的说法是1882年，壬午兵变以及随后签订的“商民水路贸易章程”为其标志。而真正意义上的“韩国华侨”应始于1948年。1948年韩国和朝鲜各自成立了独立政府，1950年韩战爆发。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内战争也接近尾声，最终以国民党军队退居台湾而告终。在这样的局势下，华侨也就自然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居朝鲜，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受中国大陆管理；另一部分则留居韩国，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被台湾管理。我们称后者为“韩国华侨”，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的华侨构成是比较复杂的，除了战争后留居这里的华侨以外，还有一批新的移居者，一般被看作是华侨队伍中的最后一支。他们大都像以往的华侨一样离乡是为了摆脱贫困，为了生存。但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却也弃

---

\* 东明大学教授. liang-nan@hanmail.net

家逃难到韩国。秦裕光曾解释这种现象说：“他们为避免当时混乱状况以及共产党的威胁离乡赴韩。它与初期移民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专为谋生，而是带着浓厚的避难色彩。因此它不像从前单身赴韩，而是带领全家移民。”<sup>1)</sup>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被迫离开家乡，未来对他们来说是个未知数，他们已经不能再回到以前的家园。来到韩国，他们就成了生活在韩国社会的“离散者”。

“离散者”则源自希腊语词汇“Diaspora”，本指从“应许之地”被逐放而离散各地的犹太人。但随着上个世纪中后期国际间迁移现象的愈演愈烈，离散者也因此摆脱指代犹太人的局限，将范围扩大到国际间的迁移现象。但并非所有的国际间迁移者都是“离散者”，克利福特在其《游徙论述》中曾做过精辟的界定，他说：“‘移民’与‘流徙’不同，因为前者总扣于一个国家政府的联系，无论流动的人或社群移民哪个地方，他们都必须面对国家、国族身份认同的思考，争取的是某个特定政府的居留承认。但‘流徙’并无居留处，可能是从一个地方流动至另一个地方，再由这个地方迁移他处，既无终止的时候，也无立足的定点，是恒常地处于游离的过程中，除非直到‘流徙者’找到理想的居留地，也许便能够变换为‘移民’的身份。”<sup>2)</sup>由此可见，离散者和移民从表面现象上看都是离开家乡，去他地生活。但是从本质上讲，移民是有选择有目的地的移居，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拥有可回的家乡。而离散者则不然。他们离开家乡后，始终处于寻找状态，由于身份认同的不明确，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在哪里落脚，更没有可以回去的家乡。

《韩晟昊传》中的韩晟昊就是这样一个游离在韩国社会的“离散者”。这部作品是山东作家毛会迎创作出版于2007年的一部传记文学。既然说它是传记文学，就说明这部传记的作者没有“只看重像历史学家的搜求考证资料的功夫，而忽略传记作家点铁成金的写作过程”<sup>3)</sup>。也就是说作者没有将其收集到的资料原

1) 崔承现，〈韩国华侨史研究——从“上国”国民到多层认同〉，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第72-73页。

2) 转自洛枫，《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封不动的搬到传记中，而是经过在头脑里的过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传记事实，狭义的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sup>4)</sup>。纵观整部作品，作者经过思考所抓住的这根生命线则是韩晟昊的“爱国”与“贡献”——作者称赞他是“第一个在韩国侨社升起五星红旗的爱国华侨”<sup>5)</sup>。但是一个被共产党迫害得家破人亡，被迫离乡逃难者；一个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生活在被台湾当局管理的韩国侨社的人，如何会在这里升起五星红旗？产生如此巨大的转变的原因到底是像作者所说出于华侨韩晟昊的爱国？还是说明作者的理解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局限性？赵白生认为跟传记作家不一样，自传作家往往从特定的身份出发来再现自我。身份认同是他们以自传事实为主、传记事实和历史事实为辅的一个基本原则。<sup>6)</sup>由于这部传记的事实资料大多来源于韩晟昊的口述，另外还有大量韩晟昊创作的文章，其中不乏描写其切身感受的内容。若将这些内容串接起来，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一个游离在韩国社会的离散者，挣扎、奋斗、挫折、迷茫与无奈的整个心路历程。因此笔者的目的就是要挖掘蕴含其中的那条真正的生命线——“离散者”的身份认同。

## 二. “确认”——被他者承认的“欲望”

在作者眼里韩晟昊的人生是传奇的、波澜壮阔的。作者在后记中这样总结到：“他，中韩邦交密使，惠泽中韩两国。韩国总统御医，在韩国的外国人唯一获得韩国国民勋章者。见义勇为，先自我牺牲，争议不断；见恶如疾，不同流合污，树敌无算。爱国爱族，慷慨激昂；反独反贪，触怒权贵。一人一报纸，一人一杂志。为活人盖学校，为死人置墓地，为净化社会灵魂盖庙宇。”<sup>7)</sup>可

3)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

4) 同上书，第14页。

5)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参见封面上书名旁的小字。

6)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见，作者对韩晟昊怀有崇敬之情，造成作者把韩晟昊的事迹归功于其博大的胸怀，和高尚人格。笔者却认为韩晟昊的这些经历与事迹体现的是一种“欲望”。黑格尔说“自意识的现象和自意识的真的这种对立，只是以真，亦即以自意识与它自身的统一，为它的本质；也就是说，自意识是欲望一般。当自意识是自在和自为地为另一个自意识的时候，并且也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自意识是自在和自为的；也就是说，它所以是，只是由于被承认。”<sup>8)</sup>罗伯特·皮平在分析黑格尔这一观点时说：“这种评价被假设为基于完全交互的“承认”的一个标尺，但他之所以支持这个标尺，是基于一种“社会存在论，黑格尔试图建立一种主张，声称实践的自规定的可能性、作为一个人或作为一个道德行为者的可能性。有个评论者把它称为“自我同一(ego identity)”，要求相互承认，或者它只有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内才是可能的。”<sup>9)</sup> 笔者认为这种“欲望”是韩晟昊，也就是“离散者”，“确认”身份认同的途径<sup>10)</sup>。

韩晟昊与初期移居韩国的华侨不同，他是为避免共产党的威胁而被迫离乡赴韩的。地主的身份，使他的家人遭遇不幸，他几经周折才只身逃到韩国。正如秦裕光所说并不专为谋生，而是带着浓厚的避难色彩，在当时像他这样的避难者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良好的家庭条件使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他们在潜意识里有一种对生活层次的要求。当他们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时，就更容易萌发出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韩晟昊也不例外。他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汉城<sup>11)</sup>的华侨社会找到了一个可以糊口的营生——卖麻花。但是当他得知台湾驻汉城总领事馆招考教师的消息后，心底的“欲望”开始涌动：

7)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后记〉第566-567页。

8) 转自罗伯特·皮平著，陈虎平译，《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04-224页。

9) 罗伯特·皮平著，陈虎平译，《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10) 这是笔者参考了罗伯特对黑格尔自意识的满足论的分析以及延孝淑的“自己的存在能否被他者承认最终成为欲望者确认身份认同的途径”观点后，在结合韩国华侨的具体情况下所作出的结论。延孝淑，「黑格尔自意识论的欲望、承认与他者」，《黑格尔研究》第15辑，韩国：韩国黑格尔学会，2004年，第232页。

11) 现为首尔。为了与作品保持一致，笔者以下仍写作汉城。

这个消息让他坐不住了，虽说眼前的麻花小店经营不错，但他不甘心以炸麻花为业，老师这个职业在他的心目中有种挥之不去的情结。<sup>12)</sup>

不仅韩晟昊如此，这个消息在华侨中引起了很多人关注。“许多家庭富裕的知识分子因为害怕共产党的革命而从中国逃到汉城，他们来到汉城之后很难像在大陆一样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听说招考教师于是纷纷前去报名。”<sup>13)</sup>大学的学历（因为战争没能毕业），再加上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韩晟昊不仅通过了考试，还被台湾驻韩国汉城总领事宿梦公看中，提拔他到华侨自治区公所工作。这次意外的机会再次激活他——要求被他者承认的“欲望”：

他觉得这项工作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在工作上，这是他来到总领事馆之后第一次真正显示才能的一项任务。对个人而言，这一项工作干好了，他就会在韩国侨社由一个无名小卒而成为一位引人关注的人。他盼望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的认识与尊重。<sup>14)</sup>

韩晟昊被迫离家，毫无目的地逃到举目无亲的韩国，他的心理总是处于极度不安状态，因为他无法预测自己的未来。韩晟昊是最后一批流徙韩国的“离散者”中的一员，他对眼前这个社会一无所知。不过他分明清楚，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就一定要被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所生活的环境所接受和认可，融为其中的一员。

他渴望能尽快得到侨社的“承认”，于是拼命的工作，想用工作成绩来实现他的欲望。韩晟昊“发现侨社存在不正之风现象之后，绞尽脑汁想对策，详细草拟“净化侨社”的具体方案”<sup>15)</sup>；在他的大力提倡下终于发行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份华侨报纸《汉城日报》华文版”<sup>16)</sup>。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局通过对韩晟昊出身和经历的审查，主动吸收他加入国民党组织。因为韩国侨社是受台湾当局管

12)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3) 同上书，第67-68页。

14) 同上书，第73页。

15) 同上书，第72页。

16) 同上书，第75页。

理的，如果能够得到组织的认可，就意味着他将不再是孤身一身，而是找到了“依靠”。这次机会，使韩晟昊的欲望更加“膨胀”，他身兼七职，哪项工作都干得风风火火：“一会儿检查妇救会的工作，一会儿组织华侨青年开展活动，既是战地记者又是情报人员”<sup>17)</sup>，甚至还在一次任务中差点送命.....

韩晟昊生活在华侨社会的同时也生活在韩国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作为一个“一向被韩国人瞧不起的中国人”<sup>18)</sup>，他非常敏感于韩国人对他的看法和评价。在韩国生活的几十年里，他“尽心竭力地为韩国做贡献”<sup>19)</sup>：“军中针灸医术及食品疗法之教育贡献；对患者免费医疗贡献；社会福祉事业贡献；无穷花爱护宣扬三十年；促进韩中邦交及经贸合作贡献.....”<sup>20)</sup>因此还获得了大韩民国国民勋章——冬柏章。韩晟昊二十岁被迫离乡，来到韩国一住就是四十年。在中韩建交前的这四十年里，他与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任何联系，韩国就成为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他已经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我是一个中国人。二十一岁来到韩国，四十多年以来，我吃的是韩国大米，喝的是韩国的水，呼吸的是大韩的空气，说的是韩国话，我现在最亲爱的同伴又是韩国太太.....

生我的中国是我的第一个祖国，养我的国家是大韩民国，我有两个祖国。<sup>21)</sup>

其实，韩晟昊通过这段话想要强调的是除了国籍意外，吃的饭、喝的水、呼吸的空气、说的话都与韩国人没有任何不同；他称自己的韩国太太是他最爱的人，是在传达他同样热爱韩国人民的信息。他已经把韩国当作自己的第二祖国，就希望同样能得到韩国人以及韩国社会对他的承认。他仍然在“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一种超越“国籍”的认同。

17) 同上书，第90页。

18) 同上书，第352页。

19)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20) 同上书，第339-340页

21) 这是韩晟昊获得国民勋章之后，在电视台演讲时所说的话。参见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354页。

### 三、“否定”——离散者“永远”的疑问

韩晟昊的“欲望”并没有得以实现。他尽心尽力地工作非但没有换来他所渴望的被承认，反而因为他在工作中树敌太多，结果被13名华侨侨领联名告发，说他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特务。他的忠心耿耿也没有换来台湾当局的信任，遭到台湾安全局以及韩国情报部的怀疑和调查。根据黑格尔的理论<sup>22)</sup>，当一个人不能实现渴望被他者承认的“欲望”时，就会否定现有存在方式，创造新的存在。当韩晟昊意识到他在“政界”实现不了自己的“欲望”之后，就在王东原大使的建议下，去韩国群山的华侨小学任校长，踏上“弃政从教”之路。他在任的一年多时间里，学校管理取得了一致赞誉。但是他“却产生了莫名的空虚”<sup>23)</sup>。这种“空虚”其实是膨胀了的“欲望”没有被填满的“失落”。一次，群山市的一位华侨老板请酒，韩晟昊也被邀请。因为那位老板把他安排在很一般的位置上，言谈之中透出对自己的轻视。他觉得堂堂的校长竟被人瞧不起，这极大地伤害了韩晟昊的自尊心：

终于盼到散席，他刚走出了酒馆，听到他的朋友在餐厅与请客的老板对话：

“你真是，怎么让韩校长坐到那个位置上，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校长，他是很看重礼节和尊严的一个人。”

请客的老板说：“他不就是一个孩子王吗？我让他参加这场合已经是给了他面子，这席上的哪一个不是比他富有？”<sup>24)</sup>

他再次意识到从事教学工作，即使当校长在侨社也仍然不被承认，不被尊重，他认为这一次自己是输在了“金钱”上。所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决定放弃校长之职，选择在侨社可以“名利双收”的职业——汉医生。在韩国侨社经营汉医

22) 黑格尔说：“正如斯多亚主义相应于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中出现的独立意识概念，怀疑论也相应于这种关系之实现对他者、对欲望和工作的否定态度。”参考罗伯特·皮平著，陈虎平译，《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23)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24) 同上书，第130页。

诊所的大多是一代传一代的家族事业。一般人通过考取中医师证，就有资格从事汉医工作<sup>25)</sup>。汉医行业收入相当可观，并且不仅在韩国侨社，在韩国社会也比较受尊重。韩晟昊“弃教从医”，来到韩国光州，渐渐开始“走近”韩国社会。

作为离散者，恐怕最想问，也是一直在问的就是“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问题，也就是离散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找到“答案”之前，他们会始终处于漂移状态，不停地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是否被他者承认，或者说是否相能够相互承认则是离散者用来判断去留的标准。如果答案被“否定”，他们就需要继续寻找，继续“确认”。韩晟昊从“弃政从教”再到“弃教从医”，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被他所生活的环境中的他者所承认，他还没有真正适应他所生活的环境。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不得不“否定”现有的生存呢？

在韩晟昊被侨领联名告发，并遭到台湾安全局的怀疑和调查时，王东原大使很是惋惜地对韩晟昊说过这样的话：

你是东北出身，而韩国华侨中十之八九是山东人，他们是同乡、同学以及亲戚关系。俗话说，‘就是表亲，一表也表他八千里。’都能拉上关系。你呢？人家的优势你一点也没有，你出了问题谁来为你排解？纵然，我知道错不完全在你，但是，我在这些对你有深深成见的‘众人’社会里，也无法完全来保护你。因为你太不给他们留情面。再说，你的经济基础尚在建立之时，又何苦向有势有钱的人物纠缠？华侨社会是一个只讲经济利害不太讲善恶是非的社会，你把侨社看错了，所以，尽管你的动机是好的，但你在侨社里的做法也错了。现在，我希望你要接受我的忠告，急流勇退离开侨政。难道说你的理想只是当一个不管大是大非，只顾眼前小利的侨社会长吗？假如你回台湾，你这种性格与处世方式也不会被台湾官场所容。<sup>26)</sup>

这段话虽出自王东原大使之口，但其中不乏带有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因为作者在后记中毫不隐讳的流露出作者对韩晟昊的崇拜之情。作者看来韩晟昊是爱侨社、爱祖国、爱民族的华侨典范；是得到韩国人尊重的华侨英雄<sup>27)</sup>。所以作

25) 朴银琼，『韩国华侨的种族性』，首尔：韩国研究院，1986年，第139-140页。

26)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页。

27) 作者在书中摘录了韩国《周刊言论》中发表的一篇由韩国人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者对事态的评价难免倾向于单纯化：作者认为韩晟昊的华侨排挤、不被台湾当局接受，是他的性格原因。因为他刚正不阿、太不给华侨们留情面，所以造成众人对他的深深成见。作者在后记中总结到：“见义勇为，先自我牺牲，争议不断；见恶如疾，不同流合污，树敌无算。爱国爱族，慷慨激昂；反独反贪，触怒权贵。”<sup>28)</sup>由于作者绝对认可韩晟昊的“好”，所以造成他简单地将韩晟昊的“对立”面，看作“坏”——华侨社会是一个只讲经济利害不太讲善恶是非的社会。其实，韩晟昊不被承认，找不到自己真正定位确实与外界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认为韩国的华侨社会是一个不太讲善恶是非的社会，就未免有些偏激了。即使如此，上面这段话仍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首先，王东原大使所说的“同乡”、“同学”、“亲戚”关系确实是构成韩国侨社关系网的三个重要因素。韩国侨社的“三缘”关系，即，“地缘”、“学缘”、“血缘”关系，一层套一层，构成了韩国侨社庞大且牢固的“关系网”。朴银琼在研究20世纪初期韩国华侨情况时也说：“韩侨们自发形成了各种组织，同乡会、同业组织和华侨学校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组织极大增强了华侨间的相互纽带关系。“同乡会”在保护会员安全以及相互协作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有从故乡来的新成员，他们还会根据新成员的具体情况为其安排工作。”<sup>29)</sup>“同乡”意识，对于流徙他乡的离散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来移居美国的韩国华侨曾口述过他在美国的生活：“先来（移居）到美国的中国人不是我们北方人，不是山东人。在韩国是山东人多，但是在那里却是广东人多。广东人跟我们根本不能沟通，所以很难接触。像旧金山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本进不去。因为他们早就站好了地盘，排斥我们。”<sup>30)</sup>更重要的是，一名华侨可以同时参加几个组织，这样又加强了各个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像韩晟昊这样在韩国既没有同乡，也不

“韩晟昊在这如同故乡的‘第二祖国’（指韩国），他的确为这个国家和国民做了不少善事，除了悬壶济世和社会奉仕外，对韩国政府北方政策的实现以及民主外交，都贡献过心力，出力不少，曾得到当政者的尊重和国民的尊敬。”参考《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357页。

28)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后记〉第566-567页。

29) 朴银琼，《韩国华侨的种族性》，首尔：韩国研究院，1986年，第98页。

30) 『口述史料选集5：韩国华侨的生活与认同』，京畿道：国史编纂委员会，2007年，第308页。

为投奔亲友，更不是华侨学校出身的人来说想要进入这个关系网络并非一件易事。而如果进入不了这张关系网中，那么不管是在侨社生活还是工作就都不会那么顺利了。韩晟昊当初华侨自治区公所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很多人碍于人情世故都不愿意做。宿梦公领事重用韩晟昊，除了欣赏他的文采和口才以外，恐怕就是想利用他这个“网”外之人，去治理“网”中之人。韩晟昊初来乍到，还没摸清情况就想快刀斩乱麻，结果差点伤到自己。宿领事发现，“一无势力，二无地位，三无保护”<sup>31)</sup>的韩晟昊，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之后，他也给韩晟昊介绍了一个组织——汉城达摩佛教会<sup>32)</sup>，想让韩晟昊有所依靠。这个组织“等级森严”，“讲究长幼尊卑”<sup>33)</sup>。韩晟昊看看“这许多人突然就成为了他的朋友”，他觉得“再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他身后有了一个强大的社会集团，人身安全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sup>34)</sup>但是他却仍然低估了侨社关系网的威力。在他刚刚处以卖共产党宣传画的书局老板周允宽罚款后：

隋继礼先生找上门来。见大师兄<sup>35)</sup>来了，韩晟昊热情的打招呼：“大师兄，你好。”

“好什么呀，你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隋继礼说。“书店老板周允宽是我的大徒弟，你却偏偏和他过不去，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师兄吗？”

……

韩晟昊根本不会想到，办理的这一案件面对的不仅仅是周老板一个人。周老板是某一个大侨领的内弟，是另一个大侨领的外甥……<sup>36)</sup>

其次是经济基础。如果说“地缘”、“学缘”、“血缘”关系是能在侨社落脚、被侨社接受、进而建立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的话，经济基础则是不仅被侨社承认甚至可

31)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32) 大陆的“青帮会”在汉城称“达摩佛教会”。与当时负责“盐运”的“红帮”成为社会上最有实力的和影响的两大帮会组织。参考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第78页。

33)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34) 同上书，第79页。

35) 达摩佛教会里的同辈师兄。

36)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以受到尊重的重要前提。华侨看重经济，重视商业首先与他们的山东出身有关的。高承济就曾举过山东章邱县重视商业的价值观的例子，并做出了如下说明：“一般山东人从事于商业，不仅不重视文人，而且对荣获的文人后裔视为乡吏的弊端。因此商人最被重视，山东人认为男人达十三、十四岁应到他乡经商业训练，十八、十九岁修满年期回乡，这最为光荣之事。”<sup>37)</sup>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权利”的缺失。韩国华侨持台湾当局签发的“中华民国”护照，属于台湾政府的管辖范围。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加入韩国国籍，因此他们在韩国没有选举权<sup>38)</sup>与被选举权，规定不准在官方机关与各公营机构就业，不准涉足法律部门的行业<sup>39)</sup>。他们不仅很难涉足韩国政界，而且很多时候得不到充分的法律上的保护，所以始终处于“不安”状态。为了克服这种“不安”，他们只好把目光投向“经济”，他们觉得“经济积累”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另外从华侨中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看，他们“一般从侨社最底层的青年会开始，作到青年会会长，就能进华侨协会作干事。作了一定时间华侨会长以后才有机会出任国民党内部的常务委员，这样才能得到党的认可”<sup>40)</sup>。而韩国侨社除台湾政府的一小部分资助外，侨社的大小组织、社团、协会的资金来源都是靠共同集资，在侨社的地位越高的华侨，投入的资金金额也就越大。所以，韩国侨社的侨领一般都会推选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韩晟昊既没有地缘、学缘、血缘关系的坚强后盾；也没有足以让侨社承认存在的经济实力；再加上，他不了解情况，在工作中触动了华侨的经济利益而遭排斥，因此他在侨社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虽然他是国民党党员，但那只不过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他被台湾当局同时委任了七个任务，职位却不过是一个小秘书。台湾既不是他的家乡，也没有任何亲人，他在台湾也是找不到根基的。

那么，韩晟昊为什么不选择加入韩国国籍，使自己真正成为韩国社会的一员呢？其实，韩国华侨由于外国人身份在韩国社会的生活存在诸多的不便，韩

37) 高承济，《韩国移民史研究》，第344页。转自崔承现，〈韩国华侨史研究——从“上国”国民到多层认同〉，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0年，第72页。

38) 直到2006年5月才获得韩国地方政府的选举权利，尚未获得被选举权。

39)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420页。

40) 『口述史料选集5：韩国华侨的生活与认同』，京畿道：国史编纂委员会，2007年，第195页。

晟昊就曾将这些不便总结成“八大质询”，大致包括：永驻权问题；土地财产问题；在韩就业问题（不准在官方机关与各公营机构任职，不准涉足法律部门行业，不准办报纸、杂志、出版事业等）；国籍归化问题；华侨子女教育及学历认可问题；华侨的老人、孤儿、贫困病患者以及身心障碍者的福利保障问题；复数签证与招请状问题<sup>41)</sup>。即使如此，韩晟昊仍然坚持不改国籍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曾这样解释说：

我是一个‘弃民’，祖国弃我，共产党弃我，国民党弃我，但是，我不弃自己的民族，我不弃自己的祖国。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魂。为了中国好，为了人民富，荣辱为祖国，生死有何惧？<sup>42)</sup>

韩晟昊之所以始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首先是在寻找一种“精神的支撑”。一个离散者被迫漂流到对他来说一无所知的土地上，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被这里的他者所承认。在这里他是绝对的弱者，处于异常无助的状态。此时就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精神支撑”来克服弱者的恐惧和无助。其次，因为华侨在韩国生活的诸多不便，使他们的“活动空间与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与损害”<sup>43)</sup>，他们感觉到自己是韩国社会所排斥的对象，从而与韩国社会产生了距离感；再加上华侨申请加入韩国国籍的具体资格的苛刻（申请时必须要有两位四级以上的公务人员担保），更增加了华侨对韩国国籍的拒绝心理。而有些想改国籍的华侨，也因为考虑到侨社的整体“氛围”，而多了许多顾虑。另外子女就学等也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最后，即使有些华侨申请加入了韩国国籍，他们却仍然被韩国人看作是“外国人”，并不被接受。这样一来他们既得不韩国人的承认，又会被侨社“疏远”。综合这诸多原因，韩国华侨大部分都保持原有国籍，没有改变。韩晟昊也不例外。

中韩建交之后，韩晟昊有机会回到了家乡。当他来到阔别四十年的家乡，

41)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420-422页。

42)同上书，第179页。

43)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420页。

中国政府官员提议在他家旧址盖几间房子时，韩晟昊却说：

谢谢政府的好意，不要盖了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再说，我虽说上了年纪，但还很忙，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在这里享这个清福。能够回来看看，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四十年的心事。<sup>44)</sup>

此时的韩晟昊已经在韩国生活了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使他在韩国牢牢地扎下了根。他的事业、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生活圈都在这里。故乡对他来说只是个抽象的记忆，而韩国才是他可以实实在在生存的地方。就像他在文章《弃民不弃国，一片中国心》中写道的：

我常自问：中国也有我一份，因何可生不可活？天生‘我才’必有用，因何可杀不可留？思想理念是什么？国弱民穷有何用！同胞民族是什么？不如外国救命情！逃来韩国，偷生延命，吃韩国的米，和韩国的水，呼吸着韩国的自由空气，享受这韩国的文化文明……<sup>45)</sup>

#### 四. “创造”——“离散者”的多元身份认同

韩晟昊晚年在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一生，写作了《弃民不弃国，一片中国心》这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韩晟昊，弃民，是我的小号，是我的笔名，是我沉默的控诉，是我无声的抗议，是我一生一世的心态思路，也是我做人处事的指导原则！  
弃者，放弃也！丢弃也！遗弃也！嫌弃也！唾弃也！不管它是什么‘弃’，反正是不用了，左右是不要了！弃者有两种：一种是‘被弃他弃’，一种是‘自暴自弃’，我有‘他弃’，我也有‘自弃’。‘他弃自弃’集一身，所以我叫‘弃民’也！……<sup>46)</sup>

44) 同上书，第198页。

45) 同上书，第543页。

韩晟昊所谓的“他弃”，其实是他“被他人承认存在的欲望”没能得到实现的失落与迷茫。而他所说的“自弃”，则是他在“欲望”没得到实现时，所采取的对现有存在的“毁灭”。罗伯特·皮平分析说黑格尔认为“这种自否定的怀疑论没有说明任何东西，完全留下相互承认的问题没有解决。在这一立场之内，承认，是向着一个第三者、一个彼岸、一个不可为一种完全否定的怀疑论的思想所接近的东西去寻求的，就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希望的解决。”<sup>47)</sup>因此韩晟昊的身份认同经历了“确认”——“否定”——“创造”的过程。

韩晟昊故乡在中国，国籍在台湾，生活在侨社，生存在韩国。可是对于“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问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内心的痛苦与迷茫使他感到莫大的孤独，他自己总结到：

十大孤独，伴我到老。一是经历监狱的孤独；二是逃入长白深山老林遭受的孤独；三是家庭的孤独，三个老婆没有家，七个孩子各天涯；四是党里的孤独，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孤立打击陷害；五是侨社的孤独，侨社不是政治社会，只是经济利益社会，唯利是图，与自己的处世观格格不入；六是身在海外的孤独，举目非我类，交人难交心；七是言论的孤独，一人一报纸，一人一杂志，赔钱得罪人……<sup>48)</sup>

但是，“争强好胜不服输的一面又令他不肯在孤独中消沉”<sup>49)</sup>，他写到：

释迦牟尼面壁十年，为了解悟人生自找孤独寂寞。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使被怕孤独寂寞，为代众人苦难自甘自受。孤独出坚忍，寂寞出智慧，可以通天，可以穷地，也可以悟解人生到底是什么东西，如能克服孤独的寂寞，如能活用寂寞的时间与空间悟道人性，就是圣人，反之就是俗人也。<sup>50)</sup>

46)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542页。

47) 罗伯特·皮平著，陈虎平译，《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

48)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540-541页。

49) 同上书，第541页。

50) 毛会迎，《韩晟昊传》，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541页。

那么韩晟昊在孤独中悟解的“人生”到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韩晟昊在经历了一系列“确认”——“否定”之后，如何活用寂寞的时间与空间“悟道人性”，最终又为自己“创造”了怎样的身份认同呢？韩晟昊给儿女们做出的选择是加入韩国籍。但他经常教导他们，提醒他们：

你们不是中国人，是韩国人，你们只能享有一个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决不能贪心享有两国的权利和义务。守分是根本，过欲是祸根！你们是为了生存的便利脱离了祖宗的国籍。虽是情非所愿，迫不得已，但应有良心道义的歉意与‘不忘本’的回馈。所以，在做人上更要谦恕礼让，在做事上更要谨慎小心。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傲。适应环境，成功之道。决不能让韩国人误会你们是‘投机取巧’，决不能让中国人误解你们是‘背弃祖国’。至于是否被误解？全在你们平素的言行好坏来决定。所以，言行要小心，处世要谨慎，应该毫无代价的，物心双面的来协助侨社发展以作回馈！你们要知道，这个侨社还是华侨社会，而不是华人社会，你们是侨社的客人，而不是侨社的主人，客人随主便才是道理。<sup>51)</sup>

作为父亲，这一段意味深长的嘱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其中蕴含着一个华侨在韩五十年坎坷人生的“无奈”——你们是为了生存的便利脱离了祖宗的国籍。也是一个离散者在无奈之下，为自己“制定”的处世原则——言行小心，处世谨慎，适应环境，成功之道。他最终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多元身份认同——决不能让韩国人误会是‘投机取巧’，决不能让中国人误解是‘背弃祖国’，还要物心双面的来协助侨社发展以作回馈！他不主张绝对属于韩国、中国或是台湾当局管理下的侨社中的任何一方，也绝对不允许脱离其中的任何一方。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所处的弱势地位以及生存环境，决定他不得不去“讨好”处在强势地位者，使其成为自己的“依靠”。所以，韩晟昊不管是韩国政府之托，还是中国政府的请求，他都有求必应；他既为华侨集资办学校、买墓地，赔本办报出杂志；也热心韩国慈善事业；为祖国捐建图书馆；还为侨社护祖产不惜生命……另外，他这种多元身份认同还体现出一种观望的态度。他在等待真正“有利于”

51) 同上书，第410页。

自己一方的出现，但在此之前，他始终处于不安状态。

## 五. 结语：“叶落知秋”

周蕾说过：“个人的历史点滴，大概不能作为所有香港人的写照，然而个人的历史，却又有着超乎个人的道理。”<sup>52)</sup>《韩晟昊传》也是如此。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云：“叶落知秋，举一明三。”像韩晟昊这样在韩国生活的华侨还有两万多人。通过韩晟昊，我们应见在韩离散者之群像。他们虽然各自的经历不同，但却有着相似的处境和相似的困惑。他们最初大多为生存或避难而来，并不确定自己的将来会怎样，但是在韩国这片土地上一落脚就是几十年。他们已经对韩国产生了割舍不掉的感情。虽然在故乡也有自己的亲人，可他们却总说：“远亲不如‘近邻’啊！”<sup>53)</sup>。但是，在韩国人眼里他们仍然是生活在本地的“外国人”。如果他们换了韩国国籍，那么他们就成了华侨社会的“外国人”。若是他们再回台湾定居，台湾人把他们看作生活在韩国的“外国人”（所以返回台湾定居的韩国华侨主要生活在在台湾的韩国人居住区里）。若是回中国大陆，他们就又变成了生活在韩国的台湾人。他们就是这样一群离散者，他们最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又属于哪里。但是答案已经被寻找了几十年，却仍然没有揭开谜底。他们感到无比的困惑、孤独与无助。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这种孤独与无助，他们像韩晟昊一样告诫自己祖国是“生”他们的地方，而韩国是“养”他们的地方，台湾是管理了他们五十年的地方。为了尽量“适应”这一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的环境，他们只有告诫自己要：热爱中国，热爱台湾，更热爱韩国。

进入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自由化，各国贸易和投资合作关系空前加强。全球化进程已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大踏步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

52)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序言。

53) MBC特辑，『华侨，百年邻居的两个面孔』，1999年10月22日。

心。这使得各国之间在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而经济贸易活动的跨国化,使国际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的更加频繁。人口的国际间移动已经成为全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所以近几年离散者问题不断地在聚拢人们的视线。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着改变,特别是针对国际间移动人口的身份和权利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所关注的话题。移民究竟应该不应该享有公民身份?他们究竟能够享有哪些权利?这些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是移民政治经济学争论的焦点问题<sup>54)</sup>。这些争论也在促进着各国对移动人口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韩国很多新的对华侨政策的出台,就是很有力的证明。如《韩晟昊传》中所述,1990年以前华侨想更换韩国国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1997年韩国国籍法的重新修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华侨更换或加入韩国国籍的难度。紧接着,韩国政府在1998年又实行了一系列如外国人土地法改定、扩大外国人投资业种范围等经济放宽政策。随后,2002年又在韩国国会通过了给居住五年以上,持居住签证的华侨赋予永驻权的议案。不仅如此,2006年5月韩国政府又历史上首次给予永驻权取得超过三年,年纪在19岁以上的外国人以地方选举的权利。事后华侨对于这次选举感慨万分,有人说:“终于找到了存在的理由”。<sup>55)</sup>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轻视尚且存在的问题。即使在已经有很多新政策出台的今天,韩晟昊仍然十分为其子女的未来担忧。他甚至不断地告诫其子女一定要“言行小心,处世谨慎,适应环境”。韩国华侨已经在韩国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如今出台的新政策,对华侨来说也许不过一剂“止痛剂”,却不是一颗“定心丸”。究其实,1998年的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是一次重击。为了恢复经济发展,金大中政府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华侨资本的利用上。为了最大限度的激活韩国华侨经济的发展,韩国政

54) Yans-McLayghlin,V.,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 转自:陆益龙,《嵌入性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55) <http://news.naver.com/news> 转自郭颖超,「关于韩国的华侨政策和韩国华侨的社会适应的研究」,全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年,第58页。

府在极短时间内取消了多种限制华侨经济发展的规定。而赋予华侨地方选举权目的也是为了更有力地向日本政府提出在日韩人的参政权问题。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中国政府身上。换句话说，离散群体正是因其具有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潜力和有能力充当重要的“中间人”角色，才备受关怀。他们的被重视程度也就与他们创造经济价值和中介作用的能力成为正比。

就《韩晟昊》这部传记文学作品而言，通过作者后记可以知道这部作品是中国山东省为宣传海外著名华人华侨对祖国及所在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启动的“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编纂工程中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传记作品本身就带有“政策性”。另外作者还多次表达过自己对韩晟昊的崇敬之情。所以很明显这部传记文学属于赵白生所阐述的“认同性传记”，并且属于认同性传记中的崇敬型认同。赵白生认为“崇敬型认同的主体是一棵向日葵，惟太阳是瞻，因而在情感和认知上具有较强的排他性。”<sup>56)</sup>由于崇敬型认同的探视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仰视，这就决定了传记作家“只看到巨峰叹为观止的一面，而无法领略鸟瞰所展示的千山万壑”<sup>57)</sup>。因而，这部传记文学注定带有局限性。传记作者在他的整个创作过程中，都在把视线放在韩晟昊的“成就”上，却无心挖掘传主真正的内心世界。即使作者察觉到“异常”，也不过将其概括为“孤独”了事，然而这次第，怎一个“孤独”了得？那是韩晟昊作为一名离散者在其身份认同问题上的“迷茫”。像韩晟昊一样的离散者们仍然游离在两者或多者之间，找不到自己的真正定位。我们不应该再只盯住他们“中间人”的作用，而无视其不能定着的“中间状态”的处境；我们不能再只关心他们能创造多少“价值”，而应该释放更多的人文关怀。离散者们仍然在观望，期待真正承认他们的存在，同样“热爱”他们的人的出现。

56)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127页。

57) 同上书，第128页。

## 参考文献

- 毛会迎, 《韩晟昊传》,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年。
- 杨昭全、孙玉梅, 《朝鲜华侨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年。
- 洛枫, 《盛世边缘——香港电影的性别、特技与九七政治》,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赵白生, 《传记文学理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罗伯特·皮平著, 陈虎平译, 《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年。
- 陆益龙, 《嵌入性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 崔承现, 〈韩国华侨史研究——从“上国”国民到多层认同〉,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0年。
- 朴银琮, 『韩国华侨的种族性』, 首尔: 韩国研究院, 1986年。
- 延孝淑, 「黑格尔自意识论的欲望、承认与他者」, 『黑格尔研究』第15辑, 韩国: 韩国黑格尔学会, 2004年, 第211-236页。
- 郭颖超, 「关于韩国的华侨政策和韩国华侨的社会适应的研究」, 全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07年。
- 郭炳坤, 「关于韩中修交以后在韩华侨社会的变化的研究」, 高丽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2002年。
- 『口述史料选集5: 韩国华侨的生活与认同』, 京畿道: 国史编纂委员会, 2007年。
- MBC特辑, 『华侨, 百年邻居的两个面孔』, 1999年10月22日。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Diaspora from the point of

*The Biography of Han Cheng Ho*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since 1948--

Liang Nan

The history of a real sens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Republic of Korea” originated from the Korean War. In 1948, the Korea Peninsular was split into two countries--Republic of Korea and Democracy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Since then, many Chinese people have remained staying in Republic of Korea and attained a nationality of “Republic of China”. Those Chinese immigrants who resided in Republic of Korea and were ruled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were consider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destinations were lack of clear identity, they had long been in a suspending state. They are the “Diaspora” in Republic of Korea society.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Republic of Korea are always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The native Republic of Korean people will always think them as foreigners, but if they change their nationality into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ill be discarded by the oversea Chinese society. If they come to Taiwan, they are thought as Republic of Korea people, and if they settle back down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y are thoughts as Taiwan people living in Republic of Korea. They want to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ere they belong to.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mselves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have to give their affections to Chinese mainland, to Taiwan, of course, more to Republic of Korea.

Key Words : overseas Chinese in Republic of Korea, suspending state, Diaspora, Identity

투 고 일 : 2010. 5. 10. / 심 사 일 : 2010. 5. 20. ~ 2010.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6. 15.